

诚征小小说、散文、随笔等各类文学佳作，要求地域性，正能量，主旋律，原创。不拒草根，不唯名家，作品说话。字数不超过800字。投稿邮箱：lswbscgh@sina.com

征稿启事

城市₊笔记

“喂养”耳朵

□张金刚

花了一个上午，父亲到很远的地方痛痛快快地看了一出大戏。到家已过晌午，还不忘在忙着热饭的母亲耳边念叨：“这戏太过瘾了，耳朵被灌得满满的。”母亲不懂戏，嘟囔道：“把耳朵灌满了，那肚子也饱了，别吃饭了！”父亲意犹未尽，拿腔拿调唱道：“啊——还是真不饿哟！”

我懂父亲，酷爱戏曲的他，真有拿戏当饭吃的劲头，那句“耳朵被灌得满满的”也一直被我津津乐道。想必父亲听完戏，耳朵定是高兴坏了。

现在强调艺术教育，很多音乐戏曲之类的文艺节目，就像“耳朵的饭”，让人意犹未尽，并滋养心灵。

许是遗传了父亲的艺术耳朵，打小儿我就钟爱文艺。曾在北京听过数场京剧和音乐会，我闭着眼，任前方佳音丝丝缕缕袭来，按摩着我的耳蜗……一出京剧，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旋律婉转，唱念倾心，令我沉醉。听音乐会，我选的是民乐“中国风”，一首首民乐引领我在祖国各地风情中恣意畅游，心随余音在梁间绕。这“耳朵的饭”，着实美得很。

有时真感觉累着我的宝贝耳朵，不光架着眼镜腿，还要塞着耳机听广播。不过，它应该累并快乐着吧，毕竟那可口的“饭菜”甚是享受。

我常收听一档音乐节目，很对味儿。在小城健走，耳畔却可随主持人直播地点的切换，听到渤海的涛声、青海湖的潮声、林间的鸟语、城市的熙攘声……精选的歌曲也很应景应时，总能戳到内心柔软的部位。欢快的，像是吃了一顿麻辣火锅；安静的，像是喝下一碗暖心粥。老歌像是百吃不厌的家常菜，沉积着岁月的味道；新歌像是创意惊艳的新品菜，似有时代的韵律在味蕾上跳跃。耳朵被滋养着，腿脚似乎也有了劲儿。

听戏听歌听文艺，听风听雨听自然，听人听事听世情，“把耳朵灌得满满的”，心一定释然轻松许多，这便是“耳朵的饭”给予你我的珍贵给养。



将奖章藏在自己都找不到的地方

□曹文轩

我不想让获奖成为压力，它只能成为动力。压力有可能会使你在获奖之后而“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尽量减轻获奖的压力，尽量减弱获奖对我的影响。我告诉自己不要太在意这份荣誉，也许它并不能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的应当是一如既往的写作。

我告诉自己，要像从前一样轻松写作，绝不让获奖成为包袱和枷锁。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再写作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当然，身体衰老另说。

还好，在十分疲倦地对付了一阵媒体之后，我很快恢复到了常态，恢复到老样子。我把获奖证书和那枚有安徒生头像的奖章藏到了一个连我自己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很好，很清爽，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在不停地写，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2017年出版了《蜻蜓眼》，这是一部在我个人写作史上很重要的作品——我坚信这一点，时间将为我证明。后来写了“曹文轩新小说”系列，现已出版6部，《穿堂风》《蝙蝠香》《萤王》《草鞋湾》《寻找一只鸟》，不久前又出版了《没有街道的城市》。

2020年，因为疫情我被困在了家中，我能

做的就是看书写书。也许这是我写作作品最多的一年。你可以什么都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辩证法——这是天地之间的大法——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

从《草房子》开始，我写了不少作品，但故事基本上都是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一块如同福克纳所说的“邮票大一点”的土地。我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和美学趣味，都落实在这个地方。但大约从2015年出版的《火印》开始，我的目光开始从油麻地转移，接下来的《蜻蜓眼》，情况就变得越来越明朗了，我开始了我个人写作史上的“出油麻地记”。

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文学研究者。我发现，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很容易因为自己的作品过分风格化，而导致他的写作只能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经营。因为批评家和读者往往以“特色”（比如地域特色的名义，给了他鼓励和喜爱，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框定了他的写作。他受其氛围的左右，将自己固定了下来，变本加厉地来经营自己的所谓“特色”，将一个广阔的生活领域舍弃了。这叫画地为牢，叫作茧自缚。我回看一部文学史，还发现，这种路数的作家，

基本上被定位在名家的位置上，而不是大家的位置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茨威格、狄更斯、巴尔扎克是大家。他们所涉及的生活领域都十分广泛，不是一个地区，更不是一个村落，至少是巴黎、伦敦和彼得堡。我后来读了福克纳的更多的作品，发现评论界关于“邮票大一块地方”的说法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福克纳书写了非常广泛的生活领域。

那么，一个作家要不要讲究自己的艺术风格？当然要。大家阅读了我的新小说之后，你将会深刻地感受到，这些作品与《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等作品之间的共同操守的美学观。你可以在抹去我的名字之后，轻而易举地判断出它们是出自我的手。一如既往的情感表达方式、一如既往的时空处理、一如既往的忧伤和悲悯、一如既往的画面感、一如既往的情调，无不是我喜欢的。但已经不再是油麻地，有些甚至不是乡村，而是城市，甚至是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看上去不一样的作品，其实稍加辨认，就可以看出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这个家族的徽记上明明白白地刻着三个字：曹文轩。

大家₊微语

大气

□罗昭伦

●人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心有所依、情有所寄。然而，人追求的越多，经历得越多，沾染的禁忌、习惯、想法和固执也越多。确定的东西越多，受到的限制就越多，人生就越不快乐、不幸福。

●人千万不能自己捆绑自己。该站就站，该坐就坐，寒冷取暖，心热降火，困则睡，

醒则起，顺其自然，心静气合。大气地做事，潇洒的处世。

●生活的艰辛让我们品尝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大气则是一剂疗伤的良药。

带饭的故事

□杨仲凯

人还能吃到什么菜呢？没有别的，就是这些。

中午吃饭时，稍稍富裕的人往往会轻松甚至略带炫耀地打开饭盒，而有的人不仅害羞，甚至会躲到角落里去吃饭。但总的来说，在那些中午带饭、大家一起吃饭的日子里，单位或车间里还是充满了欢乐的，因为情况毕竟都差不多——仅有的差别，无非就是你带的是清炒土豆丝，我带的土豆丝里有三五条肉丝而已。

在带饭吃饭的日子里，一些情愫暗生的青年男女，可能会发生一些故事。我所知道的一个比我年长十岁的男士，经常在自己的饭盒里发现多出来的食物，比如一段儿带鱼、一个鸡蛋。刚开始，他很纳闷儿，想不明白自己这是撞了什么大运。后来，他读懂了一位姑娘的目光，恍然大悟，一下子醉了。

我记得一个电视剧的场景，一个小姑娘向女工友抱怨母亲偏心自己的新娘子。她一边打开饭盒一边说：能给我带什么饭呀，窝头咸菜呗！——定睛细看，却是大米饭和咸鸭蛋。小姑娘心头一阵感动，知道是新娘

子把她俩的饭互换了，从此姑嫂和睦。看到这一幕，别说戏中的小姑娘，就是当年电视机前的少年都被深深感动了。

我还记得幼年有段时间，我常常在我姑姑的工厂里吃午饭。有位中年妇女，每天中午不管主食是什么，副食从来都是一个生吃的西红柿。她不羞怯，坦言自己要攒钱。现在回想起来，这样苦自己，能攒下多少钱呢？我既为她感到心酸，又为她清贫之中的微笑而敬佩；生活虽然不富裕，但她好像并不悲观。四十年光景过去了，不知道这位女士现在过得是否幸福。

这都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如今，仍有人带饭——可能有的人是活得仔细，自己带的饭，卫生状况不担心；也有的人，可能就是吃不够妈妈做的饭。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吴昊漫
一版美编：冯漫

零售
专供报

那些年 那些事儿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出工作或求学的人，怎么解决午饭问题呢？好像就是带饭。年轻朋友可能会说，带饭那么麻烦，而且天热时容易坏掉，为什么不点外卖或干脆下饭馆呢？别说那时的餐饮业不发达，就算后来商业繁荣了起来，囊中羞涩的普通人因为亲朋宴请，堂而皇之地坐在餐厅里吃一餐饭，都可能会觉得心惊肉跳，更何况每天这么吃呢？当时，偶尔在外面吃饭的人是不敢正儿八经地点菜的——多是买个立等可取的烧饼或包子，最多坐下来喝一碗馄饨。

当时带饭的人一般用一种铝制的长方形饭盒，往往还要在上面刻上名字——不是因为小气，当年企业单位里都有熥饭的地方，所以在大家集中吃午饭时，所有人面对的都是差不多的铝饭盒——不刻上名字，谁能知道哪个饭盒是自己的呢？

饭盒可能会夹在自行车的后架上，也可能装在网兜或帆布袋子、人造革提包里，然后挂在车把上。饭盒跟随着骑车的人一路摇摇晃晃，在中午打开的时候——一个办公室、一个车间或一间教室的人所带的饭菜常常是相似的——如果在冬天，房间里不是大白菜的气息，就是土豆的味道。那时的冬天，北方

邵春子，1976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辽宁省职工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沈阳市书法家协会理事，沈阳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本报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